

民国史料笔记丛刊

求幸福斋随笔

何海鸣 著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60.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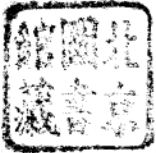
新学社
PDG

97
K250.66
4
2

民国史料笔记丛刊

求幸福斋随笔

何海鸣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C

551912



责任编辑:完颜绍元
封面设计:程 钢

民国史料笔记丛刊

求幸福斋随笔

何海鸣

*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(福州路42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吴县文化印刷厂印订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3 字数76千字

1997年1月第一版 199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001-5000

ISBN 7-80622-192-1/K·20

定价:5.00元

数字图书馆
PDG

出版说明

《求幸福斋随笔》，何海鸣(1886—1936)著。作者原名时俊，笔名海、一雁、孤雁、行乐、求幸福斋主等，湖南衡阳人。

在近代中国史上，何海鸣以履历错杂而小有名气。他早年投入湖北新军当兵，先后加入振武学社、文学社等革命团体。1908年退伍，一度兼任补习学校国文教员、军操教习。湖北革命团体主办的第一个机关报《商务日报》创办时，他应邀出任编辑，由此开始办报生涯，以后相继在汉口《大江报》、上海《民权报》、北京《又新日报》等报任编辑主笔。除撰写评论外，也从事言情小说创作，堪称民国文坛旧派的一员健将。

青年时代的何海鸣，倾向民主革命，写过许多慷慨激昂鼓吹革命的文章。1911年7月在《大江报》任副总编辑时，因“言论激烈，语意嚣张”等罪名，被清政府判刑入狱。民国成立后，脱身囹圄的何海鸣又以“捏造谣言，摇惑人心”等罪名，屡遭当局迫害。复于“二次革命”中，亲赴南京，自任讨袁军总司令，在党人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再作孤军奋战，失败后亡命日本。俟1915年3月回上海，再办《爱国报》和《爱国晚报》。据是年10月通海镇守使管云臣密电北京统率办事处谓：“此间谣言甚多，民党机关报有《爱国报》、《爱国晚报》两种，均为何海鸣所开”云云，可知其当时仍持反袁立场。然而，正是这位曾以亦文亦武名噪一时的时代弄潮儿，最终禁不起北洋军阀的利禄引诱，竟摇身变为安福国会议员。旋因名毁，

渐入颓唐，潦倒而死。晚节不终，良可叹惜。

何氏一生著译丰富，有《孤军》、《黄埔血泪》、《倡门红泪》等多种作品问世。《求幸福斋随笔》则是他从日本回沪后近半年中，陆续发表在《爱国报》上的笔记杂俎的结集。总其内容，涉猎极广，尤以丑诋当道、针砭时弊占相当篇幅，种种惊世骇俗之论，同其在主笔《大江报》时形成的“专以骂字为主义”的风格相契，构成本书别开生面的时政和社会批评的史料价值。它如战事分析、戏曲评论、名人秘闻，以至所谓“金圣叹手批本”之《中国预言》的附会性“考辨”，莫不妙语如珠，斐然可观。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云，决非一般恣谈神怪、记载野乘者可比。

本书于1916年初版时，以《求幸福斋随笔初集》题名，但以后作者的另一部笔记付梓时，则以《求幸福斋丛话》命名，不再作续缀计。故我社这次整理重印本书，除据初版本另加新式标点及订正明显的论误外，仍以《求幸福斋随笔》题名，以副其实。

上海书店出版社
一九九六年八月



自序

或曰以求幸福斋主人之笔，在曩年报界中学悍妇骂街以丑诋当世之人，尚不值大雅之一哂，近复放荡怪诞，摭拾谰辞浪语，作随笔数卷，既非衍述旧闻为小说家言，又非引经证古、钩玄提要，别陈奥义以自炫其宏博，徒为醉翁口沫，信口开河，果何为者？是亦可以休矣。主人曰：客焉知者，予之作固异于他人之作也。夫笔记杂缀之书，自汉魏迄于近代，求其目于四部盖累千万种，恣谈神怪，纪载野乘者比比皆是，甚至一事之微，辗转抄袭者数十家，毫未参以真见解、真意义于其间，徒以补白，是诚何苦？纵云古人之作未可一概抹煞，其间新奇赅博足资谈助而增知识者固自有之，然后来之作总以不因袭前人之唾余，拾取目前之琐屑为当。予不文，且不思以文炫世，何能如客所云引经证古、钩玄提要以自示宏博？纵能宏博矣，而引经证古又未必即为有用之书，故予乃不此是图而求其次。然又欲如客言勉为小说家言，自问亦能妖娆作态，与人争一日之长，但非初心所愿；必欲糜肉调饴作胡同中扁食，令市人大遂其嗜欲，鼓腹而去；又窃自丑，故予乃终宁为予之不伦不类之谰辞浪语而无悔焉。况予之志不在著作也，窃自人世以来，造化小儿恒与予以不堪，心绪愈恶劣，性情愈冷僻，见人恒寡言笑。然予脑海中固尝积存有许多之妙想，有时与契友谈心，倾其肝膈，又尝有许多之妙语发现于无意之中，事后漫难记忆，似觉可惜，故泚笔记之，藉存其稿。后徇爱国报社记者之请，出其稿刊之以填篇幅，读《爱国



报》者既阅予稿，乃窃窃私议，谓此寡言笑之某某乃有风趣如是。既惊其怪，又讶其不似，遂纷纷请予付刊，冀与多人共见之，故予此书遂殃铅槧。阅者阅此，原不必问其体裁奚似、内容如何，视为予个人之谈话可耳。予无状，与爱我之人不相见者二年于兹，今兹购阅予书，必爱我之情甚挚，急欲聆予近来之谈吐何若，故予此作亦遂尽情而谈，不惧人之讥评，盖深知人必不以文字之陋劣罪我也。断断于答或问又胡为者？惟还年聪明英锐日就颓丧，出言凄惻，不无可悲，而斯世斯时又仅以谑辞浪语对人，亦终觉可羞耳。

民国四年八月十五日求幸福斋主人自序于上海客次



民国史料笔记丛刊

求幸福斋随笔

国闻备乘

退醒庐笔记

蛰存斋笔记

自勉斋随笔

汪穉卿笔记

辰子说林

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

南巡秘纪

新语林

何海鸣

胡思敬

孙家振

蔡云万

陈邦贤

汪康年

张慧剑

陈无我

许指严

陈瀛一

新语林

PDG

求幸福斋随笔

予于古代英雄豪杰独爱项羽，幼时作《项羽论》极得塾师称许。流徙东瀛后，闲无一事，欲另编一项羽传名曰《楚霸王》，以少参考书而罢。一日抑郁甚，信口吟七律一，其词曰：“人生如梦复如烟，明日白头今少年。不向风尘磨剑戟，便当情海对婵娟。英雄儿女堪千古，鬓影刀光共一天。没个虞姬垓下在，项王佳话岂能传？”诗成无题，即以《佳话》题之，自诵数遍，不觉狂笑，又复大哭。阅数日复阅《郑板桥集》，《钜鹿》一首中有句曰“项王何必为天子，只此快战千古无”，又云“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，乌江过者皆流涕”，快人快语，先获我心。

人谓关羽天人也，予曰项羽亦天人也。许猎欲杀，华容则饶，人谓关羽把阿瞒作小儿，然则鸿门宴中项羽又何曾正眼觑刘亭长来？况大丈夫作事，不凌弱、不乘人之危，窃知千军万马中枪对枪、刀对刀，项羽与关羽均能把刘邦、曹操杀却，鸿门、华容，刘、曹已成俎上之肉，杀之无丈夫气，论交谊犹其次也。

七十二战战无不利，一旦丧却八千子弟，何以为情？项羽之死不得已也。胜得败不得自有一种可取处，何必劝项羽学勾践乎？

烹其父所以胁其子之降也，子无不爱父，以己推人，人当以此降我，此项羽之近人情处也，不得谓曰残忍。“幸分我一杯羹”，此为亘古最不近人情一句话，亏刘邦道得出口，然如此愈足以见项羽之可爱。嗟夫！国人读史专崇拜一种奸巧阴鸷之小人为英雄，予欲

大哭！

人无不崇拜拿破仑者，予亦然。但予之评论拿翁，独取其最后之一败涂地，此中亦自有说也。盖拿翁如能席卷欧洲为全欧之主，或保其法帝之位以终，后之人亦不过照例恭维几声圣武皇帝，无甚特趣，反不如为一失败英雄，使千万世人唏嘘感叹也。

日本肝若海军中将有拿翁会之组织，曾编辑拿翁全传都八册，第一册为拿翁少年时代，第二、第三以及五、六、七册则分记征普、征俄诸战史，而拿翁之艳史亦另刊一编，惟第八册则名曰《失败之拿翁》。予亦曾发一痴愿，欲译其全书，但须颠倒其秩序，以《失败之拿翁》一篇冠全书，并赘以己意聊当短序。其意则略谓，以英雄如拿破仑而犹失败，则世之不及拿翁万一而妄思推翻共和、恢复帝制者可以猛省，且拿翁所为均由爱法国一念发生，非徒逞专制之威，虽专制何伤？世无拿翁，徒使黄口小儿、齷齪鄙夫妄自尊大为专制魔王，亦国之羞也。

英小说家柯南达利撰《遮那德自伐八事》一书，其述拿翁旧将遮氏之言曰：“自拿破仑出，日鞭撻全欧沉酣不勇之民，使领受勇武之教训以去。久之技成，遂背其师恩转群驱拿翁于荒岛，欧之人待拿翁薄也。”予曰：今二十世纪之欧人犹保守其武德勿衰，且有如火如荼之势者，均拿翁所赐也，不可忘。

成功与失败虽为二事，然同有一种性质，则事之归束是也。既有归束，总算是了了一件事。人生数十年能了一件事便足，又何必在这成功、失败上计较一时之短长？西谚云“失败为成功之母”，含有劝勉之意，其意固甚善，即中国数千年抑郁不平之士所常诋之成败论人一语，亦何尝尽错？夫成败论人虽不满意于败者，然败者终尚有可论之资格，且可论之中尚有许多感叹之声，较之老死牖下没世无闻者如何？故人生在世终须作一件轰轰烈烈之事，不论成败。成也固是可喜，即失败亦未尝不惊动一时，项羽、拿破仑之故事可以风矣。

有一新问答曰：既知要拉屎，又何必吃饭？予戏应之曰：因为要拉屎，所以才吃饭。又改其句曰：既知终要死，又何必想活？则当答曰：因知道要死，所以更想活。更又改其句曰：人生不过数十年，何必多寻事作？则又当答曰：因为人生不过数十年，所以必多寻事作。

稗史载曹操杀吕伯奢事，人读之恒恶曹操之不义。夫曹操杀吕，证之者陈宫耳。苟当时无陈宫，事后曹操自道当如何？后之人泚笔记之，又如何？予于此忽另触忆一事，则渔父及浣纱女沉江之事是也。稗史载伍员奔吴，渔父渡之，伍嘱其为彼讳，渔父沉江自明；后员又乞食于浣纱女，亦严嘱之如前，女亦沉江死。夫渔父与女之死孰见之？不过出于伍员之口，苟曹操当日无陈宫在侧，诟不能以渔父、浣纱女拟吕伯奢而谓其全家自杀耶？伍员报父母之仇而覆父母之邦，千古忍人也，渔父、浣纱女或实由彼手刃而死亦意中事也。一段糊涂公案，数千年无人敢道破，徒使后世侏儒捫拾一二人共知之事异口同声加以唾骂，与吠声吠影何异？又何怪奸雄齿冷。

凡治小人不可为已甚，天地间有君子必有小人，能容小人方成君子，此某先哲之格言也。虽忘其出处，予尝引此为诫。然予性过烈，每一怒辄痛诋人不能自己，事后又自悔，真莫奈何也。历代许多权奸，在当初未尝不思作一个好人，偶有小过，一般自命忠良者必群诋之以为快，人非庸懦，焉能尽忍？一不作二不休，遂真造就一个大权奸矣。抑忠良之福乎，抑国家之福乎？

刚毅之夫，苟有大忿必倒行逆施而不顾，如伍员之覆楚是也。新剧家刘艺舟编《石达开》剧本，其中有摇板六句云：“一霎时流热血乾坤遍洒，说甚么共生死同保中华，到如今才知道人心险诈。兄王呀（哭杨秀清也），大丈夫顾不得破国亡家，叫人来你与我南京攻打，拿着了狗奸贼定要杀他。”凄凉悲壮，得未曾有。“顾不得”三字有许多血泪随之进出，足见人受激刺甚深，一念之中几无论何种惊

天动地之事均能做出，惟能持久者始为阴鸷之人，否则事后猛省，得罢且罢者，终不失为血性男子也。

苏轼作《战国任侠论》，其首段略谓：春秋之末，诸侯卿相皆争养士，如田文、黄歇、赵胜等均皆有客六七万人至三千人不等，当倍官吏而半农夫，然六国之所以久存、秦之所以速亡者在此。次段略谓：智、勇、辩、力之四种人皆天民之秀杰，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，皆役人以自养者，故先王尚分天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，以求民靖。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、二世，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，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而不失职，其椎鲁无能力耕奉上之人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。始皇初欲逐客，以李斯之言而罢，故并天下既帝之后以客为无用，于是隳名城、杀豪杰，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，向之食于四公子、吕不韦之徒行将安归？夫纵百万虎狼于山林，饥之渴之而欲其不噬人，孰谓始皇为智乎？金圣叹批公此文曰：“妙绝妙绝，谁有此识？谁有此胆？”予读此文于佩叹之外而别有所慨，盖今之世，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，皆役人以自养者之甚多也，即不才如区区亦是此中一人，可愧也。然今之智、勇、辩、力之人悉已为二千年后之祖龙擒之逐之以鸣得意，祖龙之亡亦可必矣。

文人作风流小史，其述艳情也，盛述才子佳人之如何恋爱，如何盟心，如何而得成神仙眷属，使人艳羡不已，然成眷属之后则无可记述矣；其述哀情也，亦历言青衫之如何薄福，红粉之如何薄命，甚至哀不顾身同为情死，然一死之后则又无可纪述矣。予于此恍然大悟、大解脱，敢告普天下善男善女、一切众生曰：情场中有眷属与情死之分别，其表面之哀乐虽异而精神上有相同之点，则情之归束处是也。成眷属是一种归束，同为情死亦是一种归束，有归束则向者所用之情为有着落，有着落则无负向者所用之情，此心可以安矣。故予曰情死者之愉悦与成眷属者无异也。有不解予言者，予更为引伸其说。兹试执有情人而问之，情之一字对于所爱之人而发生乎，抑专对婚姻夫妇之名义而发生乎？窃知世无此奇特之

人，日倡言于众曰我近日尝思娶妇嫁人不能自禁也，即有之亦决不能凭空谈到情字上去，是情之一字固明明对于所爱之人而发生者矣。男女相爱出于天性，因男女各有相爱之人而世间复有此相沿之婚姻制度，故始有此婚姻之希望。此希望固由爱情发生，先有情而后有此希望也。希望婚姻就其精神言之，则希望此万缕情丝得其归束是也，苟专为婚姻夫妇之名义而用情，则一人之事不谐，天下美男子、美妇人尚多，又何必恋恋于一？彼恋恋于一者，情也。万缕情丝飘散空中，尚无归束，此为人生最苦之事，故啮臂盟心之佳耦，当其将成眷属而未成眷属之时，其心患得患失苦也，幸而事谐矣，成眷属矣，窃知其双飞之夕必切切私语曰：“郎不负依，依不负郎，今而后终身之事定矣。”定者即可乐之处也。苟婚姻之事不谐是万缕情丝未能于此种归束处归束之，俯仰天地，此身竟无处安顿，其苦如何？于是而大澈悟、大解脱，约同为情死，当其偃抱待死之时，窃知亦必切切私语曰：“郎不负依，依不负郎，此生之事止于此矣。”止者亦可乐之处也。否则人孰不畏死哉？故予曰情死者之愉乐为可贵也。予再就其可贵之点加以断语曰：情死者具有真正之愉乐，亟言之即无上之愉乐是也。予前云作艳情小说者，每至结婚后即止，譬诸侦探小说述名侦探获一奇案，未尝不动人心魄，然案破后书亦收煞，此后侦探每日如何在宅吃饭睡觉，匪特无可记述，即强记之亦索然无味也。然予又尝见一种说部，亦叙一双夫妇成婚后偶相猜疑，或用情不终，卒至分析离散，成为怨耦，及其结果也，猜疑俱释者、破镜重圆者固亦曾有，然已饱受磨折，备尝情海中之痛苦矣，其不幸者或至覆水难收、琵琶别抱，甚至于演成流血之惨剧，大伤天下痴男子、痴女子之心。推其祸原，则皆婚姻制度之为害也。若彼情死者一死之后已脱地狱而升天堂，精魂不昧，在天为比翼、在地为连理矣，决不致有波折变故之发生。故将死未死之时，此万缕深情已证明为神圣的、永久的、不变的，故予曰此愉乐乃无上而可贵也。

狂奴无状，尝于酒酣耳热之余倡言于众曰：“人生不能作拿破仑，便当作贾宝玉。”侏儒、鸭屎臭闻而大骇，争于拿、贾二人之事实，断断辩论，使人作呕。虽然，曾几何时忧患逼人，狂态已不能复作，且数年来聪明英锐亦渐消磨颓丧，是可悲已！

初出世之少年人人俱是一个完人，无奈此种完人在现今世上行不去，动辄受人欺凌。当初以己待人何曾识得，及渐知之并有戒心矣，遂亦与世浮沉，领会得一切欺诈之手段，聪明人又以小才小智继之，遂不觉成一老奸巨猾为社会之蠹，而且自鸣得意。即偶或有一种天性厚、根砥深之人，心中老大不以此为然，然除却避世厌世外实无他法自处，遂亦不得已稍出些许手段对付世人，然问心终觉不安，且日日以假面示人毫无丝毫天然之乐趣，行尸走肉，生不如死，那还有心向前作事？哀哉，哀哉！虽欲不厌世而不可能也。予抱此感想甚久，继忽大澈悟，人生数十年原是逢场作戏，但生着时总得生得畅快，明知世界龌龊亦何必硬生悲感？混到几时便是几时，惟求此身之畅快计，终须行其心之所安耳。立定脚跟、打定主意与世人交接手段，无论正奇皆可出之，但“心之所安”四字要时常自己扪心想想，有无错谬。苟无愧天良，斯为真安，世上行得去否非所敢知，惟我总如此行去而已。

人人说国事不可为，我亦说国事不可为；人人说某事某事已无希望，我亦说某事某事已无希望；人人说生着无味不如死，我亦说生着无味不如死。然而谁肯无缘无故即行自杀？虽说生着无味，总须寻点有味之事做做，国事虽说不可为，某事某事虽说已无希望，除却此事无事可做，只好不问成败利害，一步一步作去。倒嗓子艺员唱二簧，唱到那里便是那里，成也不过是消遣，败也不过是消遣，又何必想死？又何必作痛哭流涕之贾谊？又何必学不近人情、沽名钓誉之隐居多士，硬着心肠去尝孤风寂味？更何必学按捺不住尘心勃勃之空门禅士，口淡得出水来，自讨苦吃？

辛亥夏，余在汉口以《大江报》事与余友大悲同系狱。余之罪

名即因某日报上有余一短评，标题曰《亡中国者即和平》也之故。诂料今日中日交涉完结后，和平亡国之声浪乃遍传于人口，是当日不幸而言中。

自古以来，小人不独为小人，故其援益众；君子每独为君子，故其类益孤而遇事都不可以有为。忧时之士每叹君子道衰、小人道长，殊不思君子之道是否独善其身亦是兼善其国？如为一人计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则不妨自藩其篱，独为君子。如为大局计，则为君子者须知善恶之途间不容发，身为君子与小人原相隔无几，况为应守之道且亦寻常无奇，良不必清高自得，力拒小人以自鸣而反坐实许多小人、养成许多小人也。予读史于历代党祸，对彼龌龊小人自应痛恨，惟所谓清流者予亦良不敢多有所褒。盖凡国家大务非一人之力所能及，惟恢宏阔达之士不斤斤于尺寸之节而能尽破门户拘挛之习，深沉不测中智勇形焉，故能运用大势而成大功，非彼自命清高者所可望项背也。

清儒包世臣曰：“荀子言性恶悖于孟子，此实由末俗陵夷，致荀子激为此言耳。其言曰：‘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’伪即古为字，言性善由于人为，即孟子言扩充之义耳。”伪为之义颇新奇，又似平淡，然足以为荀子释冤矣，此为善读古人书者。

腐儒、假道学戒后生辈勿好色，甚至痛诋女子为不祥之物，历举人人共知之妲己、褒姒亡国妖孽以为戒，推其用意几欲使世人均不亲近美妇人，即对嫫母、无盐亦当正言厉色。但世界不可无人类，人类不可无男女，女子中尤时时有绝色者点缀其间，既不能投诸四夷使尽作出塞之昭君，又不能定为厉禁使永为不嫁之女尼，则男子之亲近之也又焉能免？即腐儒之父若母，固亦男女交合而始有腐儒，既痛诋女子为不祥，复厉责男子勿好色，则当初腐儒之父若母岂不大多事，为腐儒所不取者乎？况母亦女子，女子不祥即骂其母也。父不好色必不娶母，不娶母即不生儿，以男子好色为罪是又骂其父也！诋其父母又岂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中所有哉？且中国女子

无能力、无智识，可怜虫也。男子既视为玩物，复又痛斥此玩物之迷人心志，是岂玩物之罪哉？即以褒姒、妲己论，明明系纣、幽无用，自亡其国，胡可罪及女子？且自古英明之主亦未尝不有姬媵数人，而《关雎》一章尤盛述君王好色且艳称后妃之美，胡又引起后人之歌颂？予深为妲、褒等抱不平，尝作《西施》诗四章，有一绝云：“十年生聚任人为，有土有民不教之。自是夫差无大用，缘何亡国罪西施？”为西施呼冤，即是为千古许多公认不祥之女子呼冤也。又时人章某咏息夫人有句云：“无言便是吞声哭，一死何须责妇人。”亦是善体谅女子者。

《离恨天》小说，法卢梭友人森彼得原著，闽人林琴南译之。此书多寓哲理，有句云：“果人人能知后来之事，孰则更愿长生？但使后此有未来之不幸为我前知，则忧烦顾虑之心宁何时息耶？果使祸事未来之前克日知其必至，则未被祸之前数日又何有宁贴之日？故凡事以不推测为佳。”达哉是言，予前者所云成功失败亦寓有斯意。盖作事苟可问成败于未作事之先，则亦无宁贴之时而事终不可成矣。惟于失败上不看得透切，终不能不顾虑忧惧。予故进一步立说，欲世人看透此中奥理，俾自然趋于宁贴之途也。

近来小说家争称林纾，然林仅以善译名，而人之喜阅者又在爱其文笔。予窃谓林氏仍只能称文学家，或曰古文学大家。盖借材于西人小说而贡献其研究古文所得之墨滴也，其能称小说家者仍以无闻达之李涵秋为合选。涵秋所作《广陵潮》真为吾国数十年来小说界中一部奇书，不能与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并论，盖各有各的好处，《广陵潮》之妙点亦《石头记》《水浒》所无也。遑论其他，即自作二字亦远在林纾之上。虽然，《广陵潮》所露布之《大共和日报》乃为上海倒数第一之报，予看一份《大共和报》即专为涵秋之小说，想抱此观念如予者必更不少也。

自古才子必悦佳人，佳人亦必悦才子。不悦佳人者固决非才子，然则不悦才子者亦决非佳人。盖佳人所悦者始为才子，才子所

悦者始为佳人，世无佳人焉知才子？世无才子又谁悦佳人者？一叹！

林述庆克复金陵而南京政府论功不与，林且辞去镇军都督，垂钩闽江、后走京师，以暴疾终、说者谓为袁政府所毒，果如是，袁之待林胜于孙、黄也。盖世之称知己者，其最则怜其才称誉之、援引之，其次则深忌其才而必欲杀之，其最不能堪者，视其人无足轻重，其人自生自死自贫贱且老于天地之间一不介于胸中也。魏相公叔痤荐公孙鞅于惠王，谓：“王若不能用，必杀之。”鞅曰：“王不能用臣，又安能杀臣？”夫天下能杀才士之人即能知才士之人也，孙、黄之对林，岂非与其以最不能堪而勿介于胸中者乎？袁初欲用林，继知其不为己用，遂毒杀之，其手段虽辣，然可谓知林矣。林述庆地下或闻予言而失笑乎？虽然，予之记此乃本于林琴南所著之《金陵秋》小说，此又一可赞叹之事也。

《金陵秋》小说，作者署名曰冷红生，林琴南初译《茶花女遗事》亦署名曰冷红生，故知为林之手笔。其自叙其缘起曰：“冷红生者，世之顽固守旧人也。革命时居天津，乱定复归京师，杜门不出，以卖文、卖画自给，不求于人，人亦以是厌薄之。一日，忽有投刺于门者，称曰林述庆，请受业门下。生曰：‘将军非血战得天保城，长驱入石头者耶？’林曰：‘不如先生所言，幸胜耳。’生曰：‘野老不识贵人，将军之来何取于老朽？’将军曰：‘请受古文。’（中略）如是累月，将军每数日必一听讲。已而忽言将军以暴疾卒矣，生奔哭其家，幼子甫二岁，夫人缟素出拜，以将军军中日记四卷见授，言：‘亡夫生平战迹悉在其中。’读之文字甚简朴，生告夫人：‘此书恐不足以传后，老朽当即日记中所有者编为小说，或足行诸海内，以老朽固以小说得名也。’既送将军之丧南归，夫人于铁路尚呜咽请速藏事，生以经月之功成此书。（中略）嗟夫！将军之礼我，较诸邢恕及耶苏门之犹大相去万万矣。”林氏之作此书，全关系“将军礼我”一语，盖所以报知己也。世道日衰，论友者鲜有始终，观于此可以风矣。彼林